

中年男人的酒事

□李锐(重庆万州)

人到中年,我对身体的情况越来越敏感了。比如按时体检,比如深夜里突然感到某个部位轻微疼痛引起的惊恐,比如常看保健之类的书籍,比如拐弯抹角去交几个医生朋友,通过他们的谈吐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作出某些关切。

人到中年以后,对一件事显得特别纠结,那就是酒,到底是喝还是不喝。喝,身体或许会频频亮起红灯;不喝,我怎么与朋友们开展热烈持久地互动呢。

我还发现一个情况,我对那些酒肉朋友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,这些酒肉朋友们用酒肉焊接起来的友谊,远比我交往的那些写诗喝茶听古琴的朋友更久远。

一个人的爱好有很多,比如收藏、唱歌、旅游、写作、钓鱼,但也充满变数。只有吃,才是一辈子的事。早年一个写诗的朋友,有天说起他当年废寝忘食写诗,就好比揭穿他小时尿床的事儿,他感到羞涩和难为情。而刘老汉,临终前回光返照,喘息着说,他想喝一点鲫鱼汤。正是春天,刘老汉喝了后人们端来的一小碗鲫鱼汤才落气了。

我和成老大在一起,吃吃喝喝几十年了。今天我请他吃鸡,明天他请我吃鹅。我们还在网上搜索美食地图,苍蝇一样,不知疲倦地往散发甜味的地方爬去。有天喝着猪脚汤,一抬头惊讶地发现,我们的面相长得越来越像了。共同的食物,消化吸收后的气流把我们的相貌也覆盖了。有次我去见一个大人物,顺便带着成老大去陪酒,那人见我成老大嘴角都长一个脓疮,默不作声地笑了。原来那几天,我和成老大吃麻辣喝辣都上火。有一天,成老大还对我倾诉衷肠:兄弟啊,我们死了就埋在一起,一起看桃花。有时望着这个铁打的酒肉朋友,也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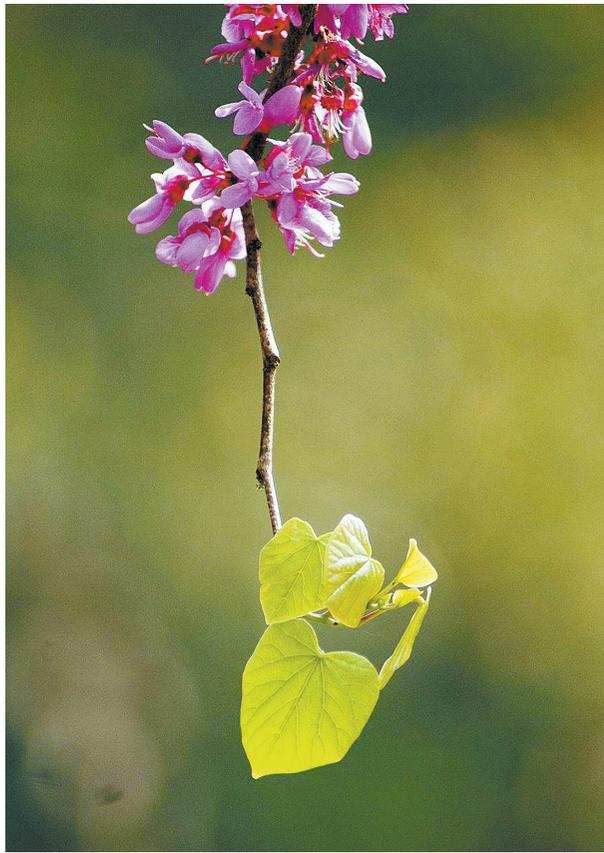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也有一个老板对我感叹,在他发达时,酒肉朋友可以一卡车一卡车去拉,而今落魄了,那些酒肉朋友都化作了一股青烟。我不以为然,谁叫你对那些酒肉朋友有所期待呢,不就是美食美酒磁场,才把酒肉朋友聚在一起了

吗。就好比一趟旅程,你和那些旅客感叹山水风光的旖旎,但很快消失在人海天涯,也许一辈子就不会再相逢了。

酒肉朋友也一样,在一起时,对美食的喜爱,让胃口和全身毛孔大开,可以天马行空,云山雾海。有一次,一个酒肉朋友说,他在加拿大渥太华有一个远房亲戚,有一笔遗产准备让他去继承,让我去那里旅游时就免费住那里。我当然没作指望,也不知道自己多久会去渥太华。我和酒桌上一个搂搂抱抱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,喝高了后还时常掏心掏肺交流地球上的事儿,那时我家还烧煤气,有次想让他帮忙去扛一个煤气罐,给他打电话,他吞吞吐吐说在飞机上,还好,没在北极。

所以,你只要对这些酒肉朋友内心无所求,你就会感到特轻松,心里没负担。一个人说过,当你和一个朋友交往到心里去了,其实就是送给他一把刀,谁知道哪一天他是用刀为你削苹果,还是拿来剜你的心。其实也有和酒肉朋友热泪相拥时,比如有天我疾呼火化费还是太高了,一旁喝酒的老韩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声叫道,你也不能因为火化费便宜了,就去找死啊。我和老韩拥抱着,还一起唱起了“友谊地久天长”。没料,老韩后来患肝癌提前走了。老韩的死,据说是贪酒,这让我们这些隔三岔五在一起的酒肉朋友成了惊弓之鸟。熬过一周,酒肉朋友嘴里都淡出一个鸟来了,再次相聚饕餮美食,记得那次“闭关”一周后的张歪嘴咕嘟着说,他窝在家里一周,就在寻思,武松当年打死的那只老虎,到底是吃了呢,还是土葬了。

我费了好大力气考证出,李白与杜甫的友谊,其实也是酒肉之交。如果没有酒肉之欢,就在黄泥小屋搓着冻僵的双手,那他们肯定早就尴尬地分开踏上了云水漫漫的旅途,是酒肉之香,烘托了他们的友谊并得以流传。我在城里搬了几次家,有一幅画长久地悬挂于书房,那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,我梦里的一个古代城市,在那柳絮飞舞的城里,有我各路的酒肉朋友,他们骑驴骑马翩翩而来,在一起醉生梦死地生活。



父亲的春分

□马亚伟(河北保定)

我一直觉得,父亲对节气有着最敏感的触觉,他甚至比那些草木鸟兽更懂得聆听节气的召唤。早早地,父亲就开始念叨:“到了春分,咱开荒的那块麦地要浇水喽!”

妹妹瞪大好奇的眼睛问:“春分是什么?过节吗?为什么要等春分浇水?”父亲呵呵地笑着,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释:“春分是个节气,等你上了学就知道了,春雨惊春清谷天,里面都是节气的名称。春分把春天分成了两半。人们都说‘春分麦起身,肥水要紧跟’,到了春分,是该给麦子浇水了……”

春分,把春天分成两半。父亲的话,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是啊,我们北方的春天,总是有一个漫长的前奏。刚刚立春的时候,春风暖暖的笑脸就来了个惊鸿一瞥。可就在人们以为从此要柳绿花明的时候,春,又不经意间转身,留下一个料峭的背影,迟迟不肯一展笑颜了。

直到春分,春之曲才算徐徐奏响。广袤的大平原上,小麦连成一片片绿毯,壮阔无比。父亲常常置身于麦田中,遥遥地望着远方,无限感慨地说:“望不到边啊!”千里沃野,绿油油的麦田是底色。返青的麦苗绿得惹眼,那种鲜嫩的绿色,是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孕育出来的,向人们昭示着无限生机。几乎就在一夜之间,天地换了颜色,春之曲突然到了高潮。杨柳依依,桃花盛开,草长莺

飞,春天的色彩开始缤纷。春分是一个响亮的鼓点,春天就是这样绚丽起来的。

父亲伴着第一声春雷走上田头,行走在松软的土地上,无比欣喜。他说:“春雨贵如油,老天爷给的那点雨水,麦子们喝不饱,还得浇!”父亲拿着铁锹在麦田里穿行着,游刃有余。看着井水汨汨地流向麦苗,他愉快地哼起了歌。那时候的父亲,真像个诗人,用他特有的语调,吟哦着一首关于麦田的抒情诗。父亲除了种自家的地,还到处开荒,把开出的荒地也种上了麦子。父亲说:“咱这地方根本没荒地,荒地开出来,照样肥,收成错不了。”那时候的父亲,真像个画家,用他朴拙的画笔,把一块块荒地涂绿了,他会无限满足。

浇水、施肥,父亲的春分,忙得不亦乐乎。可是他还不回家给我们姐妹做一个“竖蛋”的游戏。“春分到,蛋儿俏”,父亲说春分这天的鸡蛋最容易竖起来。他去向母亲要一个新鲜鸡蛋,小心翼翼把它放到桌子上,让鸡蛋竖起来。试了几次,鸡蛋竟然真的竖起来了!我和妹妹兴奋地欢呼起来,一个不小心碰到桌子,鸡蛋摔下来,碎了。正好,母亲会给我们做香喷喷的炒鸡蛋吃。

一年中,父亲伴随着24个节气,把农事和生活打得井井有条。父亲也在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姐妹,再简朴的生活,也可以过得诗意和温情。



579.拾金不昧

元仁宗时代,聂以道主政江西。一天,农民王二早上外出买菜拾到纸币十五锭(一锭约合银二两)。王二将钱交给母亲,其母怒曰:“得非盗来而欺我乎?纵有遗失,亦不过三两张耳,哪能拣到一沓子钱?赶紧送还!”王二说:“拣来的东西,送还给谁?”母曰:“但于原拾处俟候,定有失主来矣。”王二只好回到拾物之处,果然有人来寻钞。王二欲将钱还给此人,旁观之人都说是自己丢的钱,争闹不已。

最后此事闹到衙门,聂以道亲审此案,寻钱者有的说是二十锭,有的咬定说三十锭。聂以道说:“此非汝钞,你们去别处找钱吧!此必天赐贤母以养老者。”最后判决:这笔钱交由王二母子处理,闻者称快。

580.阁臣制约

皇上并不自由。明武宗朱厚照花天酒地是个昏君,但他若出官视察必须经过内阁同意。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明武宗打算去京郊南海子(今北京大兴区)打猎,要说这不是个大事,但首辅梁储偕众臣力谏不可。尽管皇上依然成行,但心里知道这事大臣们不同意,游猎只好低调进行。

581.四见秦王

公元前361年,商鞅作为引进人才,从魏国来到秦国。经大臣景监引见,秦孝公第一次与商鞅会谈并不顺利,“语事良久,孝公时时睡,弗听”。会谈结束后,秦孝公痛斥景监说:“你推荐这个人胡说八道,怎么能重用?”第二次会见商鞅,情况略有好转,但秦孝公仍不满意。经商鞅请求,秦孝公第三次与商鞅交谈后对景监说:“汝客善,可与语矣。(你推荐这位朋友不错,我跟他挺谈得来)”第四次与商鞅座谈时,秦孝公说:“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,语数日不厌。”之后不久,商鞅变法开始实施,秦国一跃为超级大国。

582.言而无信

春秋时期,鲁国贵族乘子皮家里办丧事,姐姐乘姒哭得很伤心。乘子皮劝道:“别哭了,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,我保证把你嫁个好人家就是了。”丧事办完,乘子皮不再提及此事。鲁国国君准备任用乘子皮为宰相,乘子皮征求姐姐的意见,乘姒说:“勿为也!”乘子皮问为什么?乘姒回答:“夫临丧而言嫁,何不习礼也;后不复言,何不达人事故也。子内不习礼,外不达人事故,不可以为相!(丧礼上谈婚事,不合世俗;说话不算话,有违社交规范。这两项你都占全了,没资格当宰相)”乘子皮不满说:“你想嫁人早说呀!”乘姒反驳道:“我一个姑娘家咋主动提这事?你还真以为我是因为嫁人这事不愿意?以小见大。你若做了宰相,不是有天灾,就是遭人祸。不信走着瞧!”乘子皮不听姐姐的劝,出任宰相不足一年被诛。

(老白)



春暖花开 肖亚辉摄